

2802
22-13



衛靈公第十五 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無所毀譽必
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耻且格之事故次前篇
衛靈公云云存疑云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俎豆曰俎豆者舉一二以該其餘○文林貫且

云嘗聞之猶云嘗學而知之○杜靜臺筆記云曰嘗聞曰未學非真知文不知武也抑其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宜照解云遂字當味遂有決速及徑直二意後面許多說話皆根遂之一字○合喙云行即適陳也○鄭玄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李南黎曰孔子至衛衛左將與齊伐晉故靈公一見孔子而問行伍之法夫子嘗却萊兵隨三都風采凜然且自謂我戰則克豈真未學軍旅哉特以靈公時方惑衽席而繼嗣不定夫婦父子之紛然亂矣至於侵鄰之事在可已者故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前三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

此章見孝子見成之決處困之意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白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音杭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又反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

夫子抑其不當問而啓其
所當問也俎豆乃禮字之
借言耳○正義曰左傳哀
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
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
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聞其意亦與此
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
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
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
故並不答非輕甲兵也
集註俎豆云云引云俎
豆皆禮器但俎如几子木
爲之以載牲體豆客四升
亦木爲之以薦俎醢

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
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
十矣○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宋子曰爲國
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
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
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
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
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
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
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
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
然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爲言與夫
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
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
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

在陳絕云云揚明云從者
是從行門人病是病餓○
文林貫旨云病憂患皆是
患孔子之道莫能大行於
斯○合喙云從者病莫能
興作一句讀病道莫能興
起於時○覺路云病莫能
興還作病道莫能興起在
位非餓病不能起也

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
爲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有
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
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
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
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
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
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求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
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
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
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
以爲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
衛亦可
知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卷之六 論語 衛靈公 第五

集註孔子去衛云云備攷

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四年
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
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
入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
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令
者人留陳蔡之間諸大夫
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令
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
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
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
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
七日從者病莫能與孔子
講誦絃歌不衰○通義金
仁山曰按孔子凡三去衛
衛將適陳過匡爲匡人所
圍得去適蒲月餘復及衛
又去衛過曹適宋遭伐木之禍十五年自鄭適陳哀公二年反于衛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
年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
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

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與朱子疑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
敢圍故集註即以此章爲去衛適陳之時然或問又依史記至知德者鮮爲絕糧以後一時之言
則又舊說也

子路愠見云云知新日錄

李南黎曰子路愠見子路
非自愠也爲夫子愠也○
揚明云君子指孔子窮是
厄塞不通○合喙云愠見
是爲道之窮非爲絕糧之
故窮者厄塞不通之謂應
上莫能興亦非謂絕糧爲
窮也○存疑云君子亦有
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
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
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
處命也○又曰君子亦有
窮乎者言至誠得天盛德
獲福以人事責望於天也
君子固窮者窮通得喪有
命存焉在我不能必也
集註濫溢也章圖云音逸
放出也○蒙引云濫溢也

卷之四十一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宋

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爲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濫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

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有窮時不如小

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愠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

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意以爲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困而亨

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其所亨言身雖困而道自通也

見學者宜深味之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

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爲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雙峰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白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

卷之四十一

小人窮自放溢於禮法之外而無不至亦如水之溢出外也

當行而行云云存疑云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損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言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指愷見以下言○高中玄問辨錄云無所顧慮之說非也只是無上下之交耳○章圖云無所顧慮義之勇也無所怨悔義之安也

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聖人去就之義後一節聖人處困之道

子曰賜也云云蒙引云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脉云此章多字一字相對多在事物一在在心○文林貫旨云之字指天下之事理言○通義程復心曰子貢之病不在多學而在於識識者徒記其事而不能窮其理者也聖人自謂好古敏求自謂學而不厭如學禮學樂問官之類是未嘗不學也子貢見聖人多學如此却不知聖人則多學而

能貫蓋見其迹而不見其心所以只去多學而識聖人見理而不見物子貢見物而不見理此貫與識所以分也

對曰然云云燃犀解云然之一字尚帶宿障非與是到此境直是茫然自喪曰非也云云存疑云萬物之理咸具於人之一心雖有萬其實渾融為一所謂天下之大本也仲漢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也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照之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是這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以下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

入悔是自悔○禮有火於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通考宋氏公遷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離困厄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患豫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峰胡氏曰集

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形句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宋子曰聖

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

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計窮究以明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個本領源頭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而已安能自得於已故須有個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曠曠強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體光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者復全於我萬殊一本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曾子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而後告之者正爲此也若謂凡從事於學者皆不可不知一貫之道則聖人於七十子何不一告之而獨於二子耶聖人未嘗不理會博學多識其實事事都理會如問禮問官之類可見但其中自有一貫道理他道理本在胸中事事物物雖皆理會但一看便破與學者絕異聖人是自上面源頭做下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理會做到徹

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就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示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但子貢多是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爲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會于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予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

時方得聖人一貫處是自下面未流做上去○陸聚岡拙講云非也二字正成上非與下之所以決其疑也○文林貫旨云之字指天下萬事萬物言○集註彼以言行云云蒙引云彼以言行此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通義許白雲曰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言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行得○聖人道道大云云韓文二十送三員秀才序云孔子之道以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而盡識也○毛云詩丞民篇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慶源輔氏曰德人固有自一身而言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爲氣質物欲爲之遮蔽故懵然不知非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朱

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太本太原真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太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未舉中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

子曰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為恭之妙。○蒙引云：謝氏註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明聖人一貫之旨。如天之於眾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二子所學之云云。李滄溟曰：告子以道言謂一理貫萬事，告子以學言謂一心貫萬理。

章圖云：右第一章鄙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學以知言，又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應萬事。子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復扶又反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

而子貢終亦不能知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

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婁音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

曰：如莫我知也。夫及予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

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

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生之，此雖

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

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

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天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

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掇，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博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求究夫一之為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躡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抑

之無非發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二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沉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

子曰由知云云蒙引云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知者知其意味之實也能知其意味之實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無入而不自得矣此知德之所以為難也知德與知道不同觀大註可見○燃犀解云心之真知處即為德心之自得處即為知○合家云知非聞見之知知德者知理得於己之趣味也

集註德謂義理云云蒙引云義理對利害而言有意義理實得於己則利害不能動於己矣

為慍見發徐岩泉曰一說註中為慍見句却畫蛇添足子路平日緼袍不耻豈盡在世味中人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做戒弟子而見人心義理之重絕無即慍見不知其故也

是以知言况曾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益為慍見發也南軒張氏曰知

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

要在實存諸已。○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與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絕糧便慍見。○雲峰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細註 子學子曰云云見告子
上篇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

字曰無為而治者，存疑云：無為而治，聖人皆然，獨稱舜者，與稱文王無憂一般。○知新日錄：尤西川曰：無為而治者，行所無事也。恭己則篤恭兢兢業業，不敢作聰明恭之至也。○宜照解蘇此語後，曰：無為而治，言其應用之處，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為之形迹耳。孟子所謂行所無事也，若只說垂裳自理是泥糊土木偶矣。恭己正南面，非無為之實，亦非無為之狀。正言其所以無為處。○會心：周公亮曰：正字非徒端冕凝旒之象，惟恭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信所孚自然正已，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

聖人爲能盡爾

敬德

之容存疑云恭已以敬之見於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敬德之字就在內面說個無爲而治

細註

山云云蒙引云封山濬川封表也即封贈之封封十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戰方氏言楊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通十二州之水也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爲君之道而因見其氣象

子張問行宜照解云行非行事之行謂行得去無阻滯要在所行得人心信說意○文林貫旨云問行是欲行無不稱意○李南黎曰行即所謂言莫不信行莫不悅也

子曰言忠信云云甲第曰忠是心與口不相違信是踐其言而不虛○存疑云篤厚也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敬是敬事而信之敬凡事戒謹恐懼惟恐失

之不放鬆也○又云言忠信行篤敬則誠能動物德足以感人故蠻貊之邦行矣曰蠻貊之邦舉遠以見近也○鼎商周萊峰曰信必曰忠信敬必曰篤敬可見信不由衷雖信亦妄敬不篤至雖敬亦僞故忠信篤敬斯誠能動物

集註在爲行於外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子張問何以得行

於外夫子惟教之脩其在已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脩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又曰子張請問者三學子祿問達問行皆發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脩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學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爲善爲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子祿見爲政篇問達見顏淵篇

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

○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列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猶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

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

爲州朱子曰篤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

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峰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

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

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

都訓實思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

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立則見其云云徐岩泉初

問云前字衛字俱有意所
謂參前者切近於立處也
倚衡者切近於在與處也
○存疑云曰立曰在與亦
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
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
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
似○蒙引云參前倚衡見
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
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
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
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
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
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
之邦可行者豈可以襲取
而強為之哉○脈云立則
見二句只是此心常日在
之之心立與在與字不可忽立是此身任之境即心之動機
也○夫然後行揚明云夫字承上二句然後字見行之不易意○鼎商云夫然後三字極有味
見不如此亦不行

然若讓則限定在未言夫行之光
子張書諸紳蒙引云子張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
文所告盡書諸紳則身是在是紳亦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可見
子張之為有志者發於實
心見於實事也○白虎通
云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
自約整緝緇為結於前下
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
有繫帶者示有事也

集註紳大帶云云通義許
白雲曰古人之帶有二革
帶以皮為之用以懸佩在
裳上齊衣上加以大帶用
緇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
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
深衣之帶是也○又云子
張恐時或違夫子之言故
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
體參前倚衡之意

立則見其云云徐岩泉初
問云前字衛字俱有意所
謂參前者切近於立處也
倚衡者切近於在與處也
○存疑云曰立曰在與亦
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
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
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
似○蒙引云參前倚衡見
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
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
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
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
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
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
之邦可行者豈可以襲取
而強為之哉○脈云立則
見二句只是此心常日在
之之心立與在與字不可忽立是此身任之境即心之動機
也○夫然後行揚明云夫字承上二句然後字見行之不易意○鼎商云夫然後三字極有味
見不如此亦不行

然若讓則限定在未言夫行之光
子張書諸紳蒙引云子張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
文所告盡書諸紳則身是在是紳亦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可見
子張之為有志者發於實
心見於實事也○白虎通
云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
自約整緝緇為結於前下
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
有繫帶者示有事也

集註紳大帶云云通義許
白雲曰古人之帶有二革
帶以皮為之用以懸佩在
裳上齊衣上加以大帶用
緇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
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
深衣之帶是也○又云子
張恐時或違夫子之言故
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
體參前倚衡之意

立則見其云云徐岩泉初
問云前字衛字俱有意所
謂參前者切近於立處也
倚衡者切近於在與處也
○存疑云曰立曰在與亦
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
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
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
似○蒙引云參前倚衡見
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
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
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
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
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
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
之邦可行者豈可以襲取
而強為之哉○脈云立則
見二句只是此心常日在
之之心立與在與字不可忽立是此身任之境即心之動機
也○夫然後行揚明云夫字承上二句然後字見行之不易意○鼎商云夫然後三字極有味
見不如此亦不行

然若讓則限定在未言夫行之光
子張書諸紳蒙引云子張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
文所告盡書諸紳則身是在是紳亦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可見
子張之為有志者發於實
心見於實事也○白虎通
云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
自約整緝緇為結於前下
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
有繫帶者示有事也

集註紳大帶云云通義許
白雲曰古人之帶有二革
帶以皮為之用以懸佩在
裳上齊衣上加以大帶用
緇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
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
深衣之帶是也○又云子
張恐時或違夫子之言故
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
體參前倚衡之意

立則見其云云徐岩泉初
問云前字衛字俱有意所
謂參前者切近於立處也
倚衡者切近於在與處也
○存疑云曰立曰在與亦
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
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
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
似○蒙引云參前倚衡見
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
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
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
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
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
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
之邦可行者豈可以襲取
而強為之哉○脈云立則
見二句只是此心常日在
之之心立與在與字不可忽立是此身任之境即心之動機
也○夫然後行揚明云夫字承上二句然後字見行之不易意○鼎商云夫然後三字極有味
見不如此亦不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言與我相

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

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

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塊物事

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

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自之間耳○問參前倚

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見潛室陳氏曰參前

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

要常常目在之取此是學者存誠工夫冷自家實有

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舉曰子張

務外者也故問于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

視寡尤寡悔淺淡不侔子張之學進矣○新安陳氏

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

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

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

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

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雙峰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

學要鞭辟云云存疑云鞭

僻者以鞭辟人也鞭辟近裏者已者凡人為學多務外不著已故要鞭辟使近裏者已也即此是學者此指博學篤志至參前倚衡皆鞭辟近裏者已也故曰是學言此是個正當學問也○通義許白雲曰集註鞭辟辟音闢開也鞭開如前驅攔約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為近裏此蓋當時洛中方言著已切此也

博學而篤志云云見子張篇質美者云云存疑云質美者明得盡言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忠信篤敬這等工夫一時俱盡到也明盡是行了不但知而已明得盡這工夫極大不是小可故曰渣滓便渾化渣滓痕迹也言知行勉強未到自然地位皆是渣滓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渣滓渾化矣故曰與天地同體不如此說安能與天地同體小註渣滓作人欲說未是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鴻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務外之失

張到晚生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程子

○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曰學要鞭辟近裏者已而已通考仁山金氏曰

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攔約人使開向一邊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致

知之鞭辟近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裏者已者

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鞭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

得盡查滓壯里反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

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宋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

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

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者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末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致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子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

子曰直哉云云盧末人云直謂守正不屈史魚有道如矢無道如矢一秉直道不少變於治亂之世故曰直哉如矢兼行看不專是言勿泥註尸諫○覺路云直兼言不屈行不阿以節操言非單指諫諍說○脉云邦是衛邦有道須淺淺看靈公時不見得有直直兼言行說

集註魚衛

云云人物考云史魚名鮒字子魚衛大夫吳季札適衛見子魚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

夫子稱其直事見反家語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

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故

君子哉云云講述云可字見其當退略無顧戀猶云可止則止之意○高中女問辨錄云可字要

玩味言其隱便好隱伸縮以時更無繫吝非有所勉強而然也○會心朱以九日兩節都重在無

道一邊伯玉原非為爵祿所羈絆之人故下個可字○宜照解云可字有不難意

身卷而懷之歛身而退也可字亦似能字蘧伯玉曰可卷而懷之則知史魚不可卷懷○文林貫目云之指道言

細成條文子云云註成勅二子欲其宴食如戚戚文子邑如戚將以叛也

孫蒯入蒯文子之子巧言詩小雅篇名子蟠子伯云云三子衛群公子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反冠申猶之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

祭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

姪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

亦其事也

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

反也懷

反也懷

反也懷

反也懷

反也懷

公孫劉穆公孫也是為虜
公也

集註史魚之直未盡云云

宜照解許敬菴曰伯玉出
處近於聖人之道固稱君
子而史魚直節不回自是
社稷之臣當時二子所處
分義各有當然在子魚不
得不盡其道而伯玉進退
可以自全者故夫子並舉
而稱之以為史魚未盡君
子之道者非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二子之優劣

齊國四書卷之六

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
立公孫劉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
六年衛獻公求復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遂行二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則也
子叔劉無諱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劉言罪之在甯氏
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鉞罪孫氏也甲
午衛侯衍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
而言引此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遠

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
懷之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
豈得如伯玉之君也○南軒張氏

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
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

子曰可與云云蒙引云此章是言人之語默中節為難○合喙云此論語默之宜也不重語默
在知人之智玩一亦字此二句不是應兩等人只在一言之間○邢疏云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也言也惟知者明
於事二者俱不失○脉云
失入是誤遺此人失言誤
出此言○湯霍林曰言者
當因人而施失人亦是失
言處當重言說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論交際之道而
主乎知人之知

子曰志士仁人云云存疑
云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
安仁者○微言王觀濤曰
害仁成仁只重理當死上
若理不當死不貴徒死○
發明云畢竟仁是如吾
心之天理是也害仁是有
違乎吾心之天理成仁是
不違乎吾心之天理然仁
不專在於死故成仁處亦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
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
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
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
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章勉人盡仁之意

當理會也有求生而成仁者回何敢死是也有殺身而害仁者子路結纓是也○會心朱以九曰志士仁人恰似志士之末為仁人不必分折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挾被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特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

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峰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于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程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羽敏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

章圖云右第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論處患難之道而以仁決之仁以事言

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賸一箇是。○宋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仁義體。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

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以生。則拂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節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

是。若不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取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宋氏公遷曰仁兼人心事理言亦曰汎以仁道言子罕言仁是汎舉其大槩若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之安仁利仁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此皆即其處事言而存心在其中此章又以仁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皆是指仁人而言率我專指愛為仁故其蔽也愚夫子舉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

子貢問為仁云云家引云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善其器者其所資也君子之為仁亦必有所資故居是邦也上焉則事其大夫之賢者下焉則友其士之仁者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成勉勵之意是有所資以成其德矣○又云賢以事言事亦仁之發也仁以德言居仁則大人之事備矣○圖解云工匠人也事造也善事如做那器具精緻利器如磨利其斧鑿之類此二句是引起詞○徐岩泉曰工欲善其事欲字重看必在己有所欲仁之真心然後仁賢始為吾助不然雖與賢士大夫游何益○湯霍林曰居是邦活看見隨在取人意文中亦要看出

○子貢問為仁子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不同以一人之身而兼有其德則姑就其一體而以仁者目之也以其人質有所似德有所成而稱之為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上言仁友見於修身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

二云通義許白雲曰賢以事言是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

踰道積德而自脩者

語人本篇

章圖云右第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見為仁之資

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宋子曰大夫必有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慶源輔氏曰事太天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

顏淵問為邦高中玄問辨錄曰問顏淵問為邦註云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然否曰此亦問為邦而已何謂謙辭曰伊川云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然否曰伊川以春秋為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自創制立法故以春王正月為行夏之時四代禮樂為其所立之法然春秋只是周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何嘗自立法度即春王正月亦非夏時又與周見殷輅韶舞何干蓋謂告顏子者為百王不易之法可也謂為春秋之義則非也

集註謙辭蒙引云曰為邦者謙辭亦以夫子所答而見也

子曰行夏之時蒙引云夫敬授人時者古聖章明土所以敬天勤民之第一件事也故夫子首以行夏時告之取其時之正者以其為春令之首月於時為正

之資而已

汪氏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新安陳氏

曰資助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平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

論語十五

也云云○又云史氏伯璿曰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朱子行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數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顏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為哉○圖史合攷漢曆書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宋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矢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通考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

當矣但集註是以夫子時斗柄所指釋夫子之言初未說到今日斗柄所指也○許白雲曰夏正之說太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柄為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為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為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為寅月是正月○蒙引云斗柄於夜初昏隨十一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豎也今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以初昏為的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為的○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且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

人生於寅蒙引云人生於寅物與人同生若生人未矣此獨言人者時以作事於人為切况人亦物類之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年計一萬人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平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開物於成則不復有入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然時以作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

事四字出則歲月自當以入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自我之祀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蓋取其時之正與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

宋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

首者言人則物在其中矣
夏小正之屬蒙引云屬字
有該括夏小正之屬
時之正與云云存疑云歲
首而當春孟故曰時正天
氣至是發生故曰令善令
者天道流行猶王者之政
令也○蒙引云令之善者
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侯
善也饒氏之說不可曉

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
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
五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
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
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
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
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
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
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
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
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
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
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
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
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
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
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
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
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
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
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
夏時也○問集註斗柄初
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
為定饒峰饒氏曰天象難
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
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
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
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
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
○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
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
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

乘殷之輅殷輅開天下以

同軌之風凡制度皆在其
中註朴素渾堅是質也等
威已辨是質而得中也等
威已辨者蓋雖係木為之
而其制與臣庶所乘之車
不同○徐岩泉初問云殷
輅周冕自文質得中舉一
端以為例耳非謂殷輅周
冕便究了治天下的制度
等威杜預註云威儀有等
差○章圖陳先生曰等威
謂等級威嚴

乘殷之輅輅音路

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
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
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
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
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
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
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
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
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
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
此是夫子微意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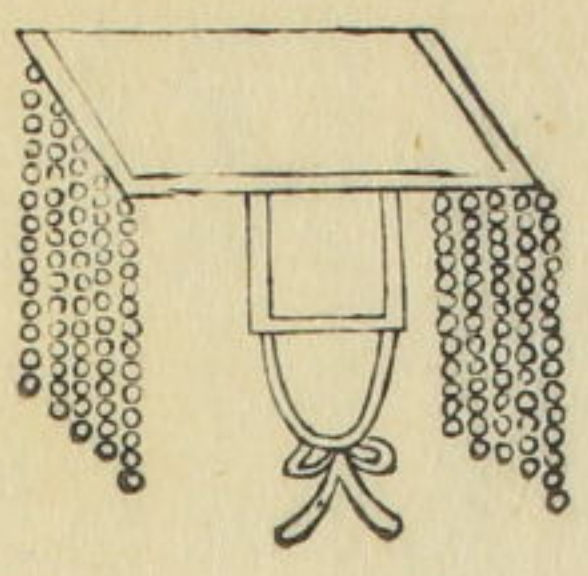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
後而易去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

為質而得其中也

問周輅為過後何也采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後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天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輅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太輅殷輅也乘輅尚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草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巴○雲峰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冕圖



服周之冕燃犀解云服戴也冕是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周家所制之冕不靡不奢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

數救反

前後有旒

音流

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何晏曰世本云

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玉五冕其制蓋以采為幹以布衣之上下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太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

舜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雉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繡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一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衣。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賤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之不爲侈何也。宋子曰加之首則禮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峰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平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蒙引云樂則韶舞謂用樂則韶而及其舞也蓋樂王晉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脉云夏之樂爲大夏商之樂爲濩周爲武皆不若韶之盡善盡美故曰樂則韶舞則字當法字者○燃犀解云則猶法也從自心中言之韶舜樂名舞字兼容聲言

樂則韶舞

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以下却是戒意○圖史合攷曰禮記疏義云鄭國之爲俗有湊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湊左傳云說煩於淫聲謂之鄭聲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者九篇故鄭淫也○丹鉛總錄云論語鄭聲淫者聲之過也木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謝肇五雜組云夫子謂鄭聲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豈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

取其盡善盡美。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五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他大段了得着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唯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
無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
為淫慾故擊以二國之詩
皆為男女會合之作失之
遠矣○揚明云淫是聲色
流靡浮蕩非是淫於色○
摘訓云殆就佞人心術說
但辨給通義云辨與辯
同給辨也謂以辨以取辨

論語十五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

危也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

言令色孔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

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

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

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宋子曰發此為之兆

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

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衍之耳雲峰胡氏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輅至周而過侈斟酌之不如從殷之

德可久易繫辭云可久賢人之德可大賢人之業

為得其中冕自黃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張子曰禮樂治去聲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子曰不謹

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相戒飭音意益如此又曰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

去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宋子曰衛詩三

十五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

論語十五

二十一

孔子作春秋云云存疑云
孔子告顏淵曰四代之
禮樂立萬世常行之道百
王不易之法作春秋誅亂賊
遏人欲存天理定天下之邪
正立百王之大法其事不同
其意同也故伊川序春秋曰
斯道也惟顏子當聞之尹氏
曰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

章圖云右第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論為治之定法既言立法又言守法

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

小人之禍國家乘惡尤
可畏於剛惡。剛惡桀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
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
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
以小人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
大戒。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
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
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
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
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雙峰饒
氏曰。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
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
入之政。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
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

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程子曰。舉前代之善者。準

此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
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之法。各是一主之法。
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
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
代中舉道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
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為治之
害。放遠亦人之所難。○和靖尹氏曰。孔子告顏子以
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惑人也。
○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為邦之語。惟顏子嘗
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
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
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主之大法。意亦

卷之四

命

細註孟子云云衣帛云云

見於惠王上篇

經云云見滕文公上篇

子曰人無云云講述云遠

近則久遠也以時言不以

地言註中几席千里借言

之也○脉云遠慮是慮理

非慮事惟理可預度千

百世之後故謂之遠○鄭

申甫曰遠慮非取遠者慮

乏也以其經畫可保百年

無事故謂之遠矣○合喙

云必有二字决然無疑之

詞

蘇氏曰云云

千里云云存疑云註千里

之外几席之下是發明遠

近意不是以地言小註錯

看了○通義金仁山曰莊子

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

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厠足而墊之至黃泉

人尚有用乎蘇氏之言本

此集註引此似但說地之

遠近不說時之遠

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止

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

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

以時言則豫白雲

許氏曰以地言之人若無

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

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

之思慮則憂即

頃刻間吳氏程曰蘇氏云

云此雖言地之遠近而時

之遠近意在其中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明君子防患

之道

子曰已矣乎云云甲第云

已矣乎絕望之詞夫子曰

好德如好色吾嘗冀一見

也今其已矣乎○脉云此

章已矣乎三字有絕望中

寓激勸之意○李南黎曰

此與上論同加已矣乎三

字者始猶有冀焉而今絕

望也茲可觀世道人心矣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歎時人好樂

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為樣耳

南軒張氏曰聖人監

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

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太綱

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

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

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故鄭

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

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

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

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

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

乃聖人之道也故鄭聲遠

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

以興行而無斁矣○或問

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

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

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

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

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

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

子為學者言止言經

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

當論濟時之急務

此章亦思慮預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

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

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程

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

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

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

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

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

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

弭憂矣○覽軒蔡氏曰按

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

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

國家立法度若不為長

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

矣○雙峰饒氏曰蘇氏只

說得地之遠近久說時之

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

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

意方足○厚齋馮氏曰慮

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

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

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

豫則有以弭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

好去

南軒張氏曰世之誠

此章傷好德者之難也

之意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

之也

於好德者鮮夫子所

之失德以有德之人言

子曰臧文仲云云覺路江

堯白曰看其字者與字只
楚怪難語耳勿直頭罵他
是賊夫子於武仲之請曰
要於文仲之位曰竊皆就
心上隱微處誅之也○蒙
引云蓋文仲不與下惠同
升只是蔽賢而夫子以為
竊位何與蓋竊人之物者
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
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
已自古大臣妬賢嫉能也
豈有他正恐賢才進而形
已之短妨已之位耳夫子
竊位二字誅其心也

程復心曰竊者非所當得

而陰私取之也言不稱其
位則有非所當得者矣言
有愧於心則有陰私取之者矣

季禽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仕魯為士師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鄙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斥其蔽賢之罪

論語十五

二十四

以歎也○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
使知自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也○已見平罕篇此加上
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者與之
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

也柳下惠魯大夫廢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

謂與之竝立於朝音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

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

柳下惠魯云云人物考曰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

為政於魯通義金仁山曰歷傳文

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

張氏存中曰見公冶長

焉又以為竊位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本

而私有所取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掩能悖天行私

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

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峰饒氏

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

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

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

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

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

○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
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
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
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太公至正之心也

子曰躬自云云存疑云自
身所待人者要使其厚而
無一毫之不盡至於人之
待已則薄責之雖不滿吾
願不厚望焉○蒙引云自
厚者為人謀惟恐一毫之
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
之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
吾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以
吾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
做到盡處所謂自厚也至
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
謂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
忠者也○知新日錄徐岩
泉曰遠怨不止是人怨
已雖已亦無所怨於人矣
薄責於人者自不過求
而不遂始有怨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止怨之道

子曰群居云云蒙引云小
慧是不順義理之正就其
利欲之私者○揚明云小
慧是小巧邪僻之人行即
是行其所言者○存疑云
難矣哉者入德難免患亦
難也○燃犀解云難者危
之詞又云難涉也難是警
惕之詞
集註放僻邪
侈見孟子梁惠王篇
行險中庸第十四章云小
人行險以繳幸
僂倖
莊子在宥篇云此以人之
國僂倖也僂求也倖謂所
不得而得者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做戒眾人而
致短輕之意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此章示寬然少道也意
遠去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

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福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

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此章示慮善以動也意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

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

子曰不曰如云云存疑云如做一事初間思量云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做故曰熟思而審處之詞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言其事必敗雖已不能救之也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大學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此意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而致做戒之辭

聖人亦無奈何何雙峰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邪侈之心滋好行

小慧則行險僂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

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十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三句

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

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

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巳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峰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子曰君子云云淺說云君

子於應事接物之間必以義為制事之本義之所可則可義之所不可則不可如是則事合宜而其本立矣然義至於斷使行之不以禮則徑情直行矣故行之必有節文使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然禮之體嚴使出之不以遜則稜角峭嚴矣故出之必以退遜有從容和順之美焉既禮行遜出矣使成之不以誠實則亦卒歸於偽故成之必以誠實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流通若然則一事之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或苟乃君子之道也其真可謂君子哉○蒙引云義以為質是指初頭未行也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文林貫曰云君子指人言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事根骨禮以節文言行之是行那義以為質之事孫以出之即謙以制事意信以成之是以實心貫徹于事而成始成終的意君子指道言哉字是贊美之辭○揚明云出是舉而措之○朱以九曰不曰以義為質而曰義以為質不曰以禮行之而曰禮以行之不曰以信出之而曰信以出之不曰以信成之而曰信以成之俱從性體流出非在外而摹倣已成之迹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李九我曰三之字指事言義禮遜信是一時事無先後○存疑云表者心之制事之宜義以為質是把義來稱度事物看當做不當做如見得此事合宜當做則事由此立如砌堵之有基址繪畫之有粉地故曰義以為質○禮者天理之節又人事之儀則事雖當行中間尚有許多曲折度數苟無禮以徑情直行非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節是節其過文是文其不及使許多曲折度數皆具也如未仕者義可仕已仕者義當去然仕者必待禮至去者必待得命此禮也若仕者不待禮去者不待命此失之太急而過非禮也若禮至而不行命下而不去此失之

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

淡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

此章示人處事之雅意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

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

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

只是一事以義為本○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

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然讓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偽○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恣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上入○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則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雙峰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

論語十五

二十七

太緩而不及亦非禮也禮以行之便無此失○孫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了是雖致飾於節文度數之間亦將內外杆格而無從容中道之妙矣此禮之行所以必貴於遜出禮而不遜未有能成其禮者故曰君子恭敬揖遜以行禮又曰謙以制禮皆是此意○遜以出之者出禮也出與行遜與禮當如此分小註以遜出為出詞氣固不是為從容不迫禮之用和為貴意亦非蒙引恐有拘滯圭角必須有遜順之風似亦未得其旨蓋遜者禮之定也即為國以禮之讓字故註曰退遜○言禮行而後遜出者自末而探本也聖人恐人徒守禮之末節而失其本也若單言則該得禮立於禮是也此說遜字似頗明白出字若依諸家說與行亦無分別愚此說似通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鄙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又義之與比在未處事之前義以為質則一事之始終備矣

子曰君子病云云揚明云君子是務學之人病是憂患能是性分所應為者○燃犀解云病字較患字切直是一生負病○脉云能字亦要看萬分中有一之不盡不謂能○文林貫旨云能指德業知行說○杜靜臺筆記云無能者不能盡道也能不能在我知不知在人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鄙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

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乏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為質而非禮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遜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減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峰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偽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實而矣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宋子曰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之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

傳註敬以其內云云易坤卦文言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孫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真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雙峰饒氏曰

此章明為己之學

子曰君子疾云云脉云此章不重名只重實名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無實之可名是虛過此生故君子每以為疾而所以求其實者不容緩矣○李南黎曰沒世猶云至死耳疾即自愧悔之意○參考曰稱字作去聲謂實不稱名也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世則无及矣故君子以為疾如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謂○王陽明曰稱字作上聲讀此名不稱實如聲聞過情君子耻之意亦妙○通義東嘉史氏曰沒世只是終身之意警人欲其及時著力○蒙引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以其無實也非求人知也正是求其在我者

此章勉人及時進修之意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名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雙峰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下名沒後却粧點不得公論左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厚齋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

意饒氏蓋棺事定之說似太深子如何疾得厚齋之說不必用

厚齋馮云蒙引云疾自疾也疾沒世而不稱也若已沒世也非求人知也正是求其在我者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務實以為得名之本

子曰君子求云云講述云此章以入己別君子小人與為己為人章略不同彼專就為學工夫言此較說得廣此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如愛人不親及其仁等類皆是然內外誠偽之幾則與為己為人同一心術○存疑云此不專指學接人待己皆然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求諸已也○甲第云君子求諸已不止於自反而不責人如在上陵下在下不援上蓋只知盡其在我故不求於人小人求諸人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揚明云求字有千萬百計殫精竭神必要得之之意○宜照解王陽明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夜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又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揚氏

集註君子無不云云蒙引云求諸己求諸人言一切

事皆然也故本注有箇無不字而南軒亦有無適字違道于舉事曰大禹謨篇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無所不至大學傳云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用心誠偽之分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云云脉云此章上句持已而不失人下句處人而不失已當作矜而不至于爭群而不至于黨說○燃犀解云群與和不同和是一團和氣群則和以處於衆人之中○申甫曰爭不必與人相角鬪左是只稜辨與物別具有短長相形清濁相較的意氣便是爭矜而不爭矜亦渾化矣有意為矜矜便爭古之矜也廉此矜未化所以為疾○徐岩泉曰若小人則惟知有已而已豈能不爭惟知有勢利而已豈能不黨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處已待人之道

之說似大巧宋子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客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汲世而各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已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已則德且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益如此也○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

曰羣然無阿比毗至之意故不黨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宋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與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二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者也以

子曰君子以言云云圖解云君子指在位者○存疑云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以言舉人則空言者進矣故不以言舉人固有其人未善其言可取者而以入廢言則善言棄矣故不以入廢言○姚承菴曰二句一連看只作一個人說謂君子是个至公的人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遂舉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併棄其言也單重言上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見君子取舍之公心用心必察其實聽言不係於私

細語 宰子畫寢見公冶長
陽虎爲富云云見
孟子滕文公上篇

子貢問曰有云云蒙引云
一言者非三句言也一字
也○說約云恕既爲一字
則下八字解之之辭也張
南軒云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恕之方○微言李彭山
曰此不言忠忠在勿施上
朱子謂說恕時忠在裏面
了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爲學之
要

孟子卷之四 論語十五

入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
以行廢言公心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
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入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
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入言之善自不可
沒故也如孔子因宰子畫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
沒陽虎爲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此章見行有要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

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

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

宜乎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

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

○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

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

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

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慶源輔氏曰推已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

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

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又曰始則推已及物

終則爲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

豈不爲宜此又極其効而言之知要之說充爲有聲

孟子卷之四 論語十五

三十一

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已欲
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已所欲孝欲弟者以及
人使入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怒只是推
已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巳怒之義甚濶大自漢以來
怒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怒已量王范忠宣亦謂以怒
已之心怒人不知怒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怒字
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怒之不輕怒之意
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怒人有過又併怒人乃相率爲
不肖之歸豈推已如心之義乎○雙峰饒氏曰此問
在末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
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怒字答之○新安陳氏
曰視人猶已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略無
私已故仁之用自然如此通旨宋氏公遷曰此愛人
之恕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
勿施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及人爲主蓋曰如愛已
之心以愛人也大學之絮矩亦當以愛人之恕言之

子曰五之云云陽明云人字指當時之人○蒙引云如有所譽者其在所試矣如雍也可使南面
之類○通義云譽乎聲譽之也去聲者各譽也○淺說云吾之于人也人或有惡吾固未嘗不稱
之然亦何嘗稱之而損其吾之干入也誰毀人者之有善吾固未嘗不揚之然亦何嘗揚之而過
其實吾之于人也誰譽如
或有所譽者其必有所試
矣或見其天資之美而知
其將來之有成或見其立
志之篤而知其所就不可
量故我從而譽之而冀其
將來之能然矣若夫毀人
之惡則絕無矣○王介州
曰有所試謂已有微試非
謂知其將來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
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
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
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
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
獎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

齊東野語卷之五

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毀譽之謔日毀者惡味著而速誣之譽者善未著而遽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以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誣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大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謙誣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日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日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言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怒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

根以况言之無根也

申商申不害商鞅

叔孫武叔云云見子張篇

孟子所謂聲云

云見離婁下篇

斯民也云云揚明云民指春秋時之民說○脉云斯民節言今日此民即三代之君所當以直道而行之者也直道二字正破毀譽字三代直道而行亦以民心本直故此道行得今之民心猶三代之民心亦惟直道可行之故無毀譽夫子此言隱然欲以是非維持直道意直一也在民是非自然處曰直心在三王賞罰順其是非自然處曰直道○燃犀解云行以在上賞罰說○李貞菴達說云斯民之民即上於人之人即以直道而行斯民說今玩大註與小註道是損上之人說○申甫曰春秋

者人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宋子曰所以字在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截誰毀誰譽之意○石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為此句難得簡潔然

之時是非各逞已私毀譽

淆亂其矣以人心可枉也故夫子援人心惕之夫子無毀譽不受制於人心也

其云然者不欲陰片人耳其意蓋云彼雖欲行已私其如人心之不可枉何哉

○淺說云然我之所以無毀譽者蓋以今日之民雖非三代之民而今日之民心即三代之直道而行之民也善者則從而善之而無有作奸惡者則從而惡之而無有作惡令之民即古之民也夫今天下之人心自有公論如此故我今亦不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妄有毀譽也○一說湯海若提要曰直道而行指三代之君言不指民謂三代之聖王所嘗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者也其善無有作好惡其惡無有作惡從禹湯文武以來原是如此行一毫不可枉所以立天下是非之極吾安得以毀譽行其間哉夫子此言分明以禹湯文武待其身直欲與民其海直道以還三代之盛意此意亦妙

之特云云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慎重是非之意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諫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之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雙峰饒氏云蒙引云饒氏謂此節以君對民而言非也

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何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朱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關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南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諫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之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諫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之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諫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之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諫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之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諫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之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諫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之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諫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之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各領日書卷之三

子曰吾猶云云正義曰史

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

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揚明云猶及是尚及見也

史是史官闕文闕其虛文以俟知有馬是我所有人

所無者乘是騎馬今指夫子時言亡作無字看矣夫

二字有傷嘆意○蒙引云史闕文者不披所見以自

是也馬借人者不披所有以自私也聖人以昔之所

見不見於今今之所見有垂於昔其傷時慎俗而驚

人以崇忠厚之意亦深切矣○又云春秋桓十四年

書曰夏五此傳疑也所謂及史之缺文也遇舊館人

之喪脫駭以賻之所謂有馬而借人乘云云○王觀濤曰在猶及二字上看出時之益偷史闕文

庶後世不至以訛傳訛而枉其是非公也

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

愚謂此必有為聲而言意必偶事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有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

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於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賸也

葉氏少蘊曰古者大書皆掌於史官功孟堅言古制書必同受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

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雖累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鴉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

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

新安陳氏曰疑以俛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聲解曰二之不古亦可見

事大小精粗實不相其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

子曰巧言云云甲第云巧言是粉飾言○蒙引云德者人心所守之正也夫是非有定理而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聽

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德也凡謀大事者當忍於其小若小不忍如婦人之

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則大事去矣

是亂大謀也○存疑云此德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人有所得守

之於已德也○又云巧言亂德亂人德也小不忍亂大謀亂已謀也

婦人之仁云云史記列三十二淮陰侯傳語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邪言謬行而推其害

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

愚謂此必有為聲而言意必偶事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有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

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於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賸也

葉氏少蘊曰古者大書皆掌於史官功孟堅言古制書必同受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

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雖累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鴉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

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

新安陳氏曰疑以俛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聲解曰二之不古亦可見

事大小精粗實不相其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

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子曰衆惡之云云 文林貫

旨云衆指凡衆人說○脉云看來必字非作意矯強只是順是非之理而定取舍之公也察者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蒙引云衆惡之必察如孔子之於公冶長孟子之於匡章是也衆好之必察如孔子之於微生高孟子之於陳仲子是也○存疑云好惡出於衆似乎公矣然所惡之中或有特立而爲衆所惡者或其事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惡未必皆當也故必察焉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或其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焉必察須兼此二意方是

若以不察爲蔽於私則不必言或且衆好惡不可盡謂之私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鄭賜朱氏曰此章合人已好惡之公而致觀人之道

子曰人能弘云云 丘毛伯曰能字乃人之良能只就心体上說○存疑云道者人之所以爲入之

理私者擴而大之也此道本大非人能弘之也濫其分量耳道之分量本大人蔽於氣稟物欲則失其道人能加知行之功道之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推而至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於我矣是擴而大之也○微言夏九範曰此人字指聖賢之徒非道弘入只是覆說以次之猶云可離非道也但可意會不可死殺說○杜靜臺筆記云道字不是泛言天下之道指吾心所具之理說當以用言道体本大不待人弘惟其用則有待於人爾

私舊本避宋諱作洪廓亦

論語十五

三十五

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太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峰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入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爲入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爲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爲強梁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

於私矣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

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

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雙峰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功齊人皆以仲子爲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爲衆人之

衡鑑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狹

弘廓 而大之也 人外無道 道外無人

道即人之所 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

以爲入之理

作擴舊本亦避諱作廣語

孟註中多然

人外云

云存疑云人外無道人即

道之所寓也道外無八即

人之所以為入之理也

人心有覺云云又云人心

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

非字

張子曰云云蒙

引云據雙峯之說以四端

為道於私字為好說然非

正意蓋道與性自有分別

依彼說便是人能弘性此

張子註所以在圖一外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

道體之辭

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

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入也。○問入能弘道宋子曰

搖扇扇如何搖手。○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

性指道心指人。○雙峰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

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入弘。又

曰四端甚微積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

道。○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左

其寂然而無二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

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

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

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

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

所固有者。一一盡收以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

惟出去方是弘。通考。○勿軒熊氏曰道之全體無所不

子曰過而云云存疑云此可見人不患於有過而患不能改過。○微言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

也安于過而不改則謂之

故書曰有過無大刑故無

小也此其辨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改過

而為儆戒之辭

子曰吾嘗云云揚明云吾

嘗二字貫下以思終日終

夜是寤日夜之勞不食是

不暇食不寢是不暇寢以

思項上二句是一心思想

這道理。○具無障曰思不

知學謂不如以所思者而

驗之于學也。○通義許自

雲曰思以理言學以事言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

及改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

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知

學也。

此為去。思而不學者意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

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

學遂志務時敏蔡註遂謙抑也○孔氏註順志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之辭學以行言

子曰君子謀云云蒙引云謀道以事言憂道以心言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存疑云此章意思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耕也餒在其中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

論語十五

入爾朱子曰思是便要去做學是依違本子小著心隨事順理去做○遂志是甲遂其志故退下著

寬廣以求之不忒○地迫宿便要一息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當在何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峰胡氏曰

書說命惟學遂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單遂之義不濇節而施之謂遂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此章表章心之學意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去聲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

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宋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

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凡言

在其中蓋言自有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問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相反潛室陳氏曰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饒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雙峰

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

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

子曰知及之云云甲第云之字指理言仁以無私欲言○存疑云不曰行而曰守者守比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行是踐其所知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失也○通義程復心曰仁是○蒙引云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修○通義程復心曰仁是本心之德天理之全無物不體無時不然元無不闕間斷唯是私欲橫生則便過絕砂瘁而不得接續雖曰知足以知之而實不能者諸已矣苟無私欲以間之則全體是仁安而行之不待勉強而其所知自然在我而不失此所以必於仁而守也○白雲奇氏曰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為於心所蔽下文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又曰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難得之必

失之兩句却在知上說謂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此章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注動禮皆守之事

知及之仁云云存疑云知及仁守則德成於已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之時不能莊以蒞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講述云不莊則不重不威人將玩之而不敬矣○其可畏孟子梁惠王篇之語

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雲峰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淡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字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之則無以有之於

身矣

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同雖得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之上聲下句放上聲此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聲者恐其難得必失取知之非艱行

知及之仁云云存疑云動是使民意不自使若使民便勞動他故曰動○又云禮者天理之節文只是天理之當然耳以理之當然者使民如菟苗獮狩為靈臺沼之類是動之以禮也不以當然者使民如殷之作九成之宮商人散靈王起章臺之臺而楚人散春秋三築臺之類動之不以禮也未善言道理未至於盡善也○蒙引云禮者謂凡號令設施措置舉中道理

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如齊之以禮之禮字自古聖人以禮立謂所以能使民忘其勞忘其死處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菟田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禮

管圖云右第三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學臨民之事仁以德言

事此事有禮存也○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

朱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慶源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

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朱子曰知及之如如意誠泄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教惰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泄動以禮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

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澁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澁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澁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或問此章曰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南軒張氏且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能保之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澁之而動之則以禮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雙峰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

子曰君子不可云云蒙引云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末一藝之才耳君子言才德小人言器量者言材德方接得任重字言器量方接得淺挾字。李九我曰此章示用人者當隨其器局用之勿以小知責君子勿以不可大受責小人君子則用其大小人則用其小。存疑云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通義史氏曰君子左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甲第云小知是智能技藝之末知字當觀字看乃自我知之也受承受也自彼受之也木受授之大任而力量能受也。周用齋王意云不可小知非謂君子必不能於小也第不可以小者知之耳要活看。章圖云右第三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兼才德器量而致觀人之道。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之字指理而言澁之動之此二字之字指民而言。雲峰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澁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澁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

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任其
事耳○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
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
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
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居
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太
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
以小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雙峰饒氏曰君
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大事上有長處所以不
可以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
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
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
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峰胡氏曰小
節可以知小人不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
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
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

子曰民之於仁云云揚明
云民字當人字看仁以心
德之理言其是言仁更切
於水火○文林貫旨云甚
是切意○脉云踏字即以
仁為已任之意註中失其
心與生死字講甚於水火
處且勿露

章圖云右第三十四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勉衆人為
仁之辭仁兼入心事理言

與量俱
小故也
此章勉人為仁之意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吾見蹈而死者莫
未嘗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
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
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
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
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女真同書卷之六

四十二

子曰當仁云云然犀解云

當字有奮迅激昂意不讓者勇往直前也○蒙引云何不曰當仁不讓於父兄而必曰不讓於師者蓋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敢焉其擔當可知當仁不讓父當仁不讓凡非獨師不讓也○黃葵峯曰師是已能仁為吾所師法者師能如此吾亦直做到與師一般不少讓也不讓即希賢希聖思齊之意○微言鄭申甫曰讓有二義美名美利讓與別人是推奉之讓難事自己不敢承當讓與別人是退避之讓

復心曰當是擔當底意思故集註以任字解之仁之為器重學者莫能勝學者鮮有能以此自在者故聖人以此勉人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學者為仁之辭仁兼人心事理言

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營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于不害為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章勉人勇於為仁也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宋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

細註顏子所謂舜云云見孟子滕文公上篇

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究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己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為者發○南軒張氏曰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為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慶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己則何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峰胡氏曰當字大有力

孟子滕文公上篇

四三

子曰君子貞云云文林貫

貞云君子是執道義的人
○揚明云貞是真見正理
而妙於守諒是不擇是非
而偏於守○存疑云貞是
正而固也諒者固而不必
於正也貞與諒相似而實
不同人多錯以實為諒以
諒為貞者故聖人特分別
而言之曰君子是貞不是
諒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義所在貞也言必
信行必果硬硬然小人哉
諒也君子貞而不諒與君
子和而不同一般皆是就
相似中分別其不同處○
疑問云貞者以理為守大
有圓融變化在諒則以意
為執拘牽固滯而已君子
神而明之變而通故貞而不諒語意與泰而不驕周而不比同○覺路孫虞佐曰貞諒二字要勤
出正與不正之別龍逢比干死于貞荆軻畢政死于諒首陽之採薇抱萬古之貞於陵蠶李守一
時之貞貞者九執其中諒者執中無權貞者無適無其諒者必信必果

子曰事君云云宜照解云
事曰其事是君之事也○
存疑云後其食不是說敬
其事了隨後計其食也置
之而不計也故曰與後獲
之後同○脉云敬事者心
之專一而不一精白而不
欺也後食正是敬事處全
然不計較非先此而後彼
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云云宜照解云

事曰其事是君之事也○
存疑云後其食不是說敬
其事了隨後計其食也置
之而不計也故曰與後獲
之後同○脉云敬事者心
之專一而不一精白而不
欺也後食正是敬事處全
然不計較非先此而後彼
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云云宜照解云

事曰其事是君之事也○
存疑云後其食不是說敬
其事了隨後計其食也置
之而不計也故曰與後獲
之後同○脉云敬事者心
之專一而不一精白而不
欺也後食正是敬事處全
然不計較非先此而後彼
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云云宜照解云

事曰其事是君之事也○
存疑云後其食不是說敬
其事了隨後計其食也置
之而不計也故曰與後獲
之後同○脉云敬事者心
之專一而不一精白而不
欺也後食正是敬事處全
然不計較非先此而後彼
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此章立事君之律意

宜守云云孟子公孫丑下

篇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註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事君之道

子曰有教無類文林貫

云教是訓誨無字作不論字看類是善惡之類指氣習上說○蒙引云人固有善惡之不同教則變其惡而歸於善及其異而同之也故不教則已有教則不當復論其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存疑云所以作教者立心說不作人復於善說者人固有下愚不移者如堯舜不能教其子周公不能教其兄弟是也若謂聖人有教則人皆可復於善未免有窒礙處

此章原立教之本心也意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天豈有所擇哉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設教之心

宜守云云孟子公孫丑下

篇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註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事君之道

子曰有教無類文林貫

云教是訓誨無字作不論字看類是善惡之類指氣習上說○蒙引云人固有善惡之不同教則變其惡而歸於善及其異而同之也故不教則已有教則不當復論其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存疑云所以作教者立心說不作人復於善說者人固有下愚不移者如堯舜不能教其子周公不能教其兄弟是也若謂聖人有教則人皆可復於善未免有窒礙處

此章原立教之本心也意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天豈有所擇哉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設教之心

宜守云云孟子公孫丑下

篇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註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事君之道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天豈有所擇哉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設教之心

宜守云云孟子公孫丑下

篇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註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事君之道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天豈有所擇哉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設教之心

宜守云云孟子公孫丑下

論語十五

四十五

子曰道不同云云文林貫
自云道兼善惡邪正言不
同自人之趨向上見之相
謀是商度協贊意○存疑
云人之相為謀者必其道
之同也若其道既不同其
志各有所趨豈能相為謀
得故君子不能為小人謀
小人亦不能為君子謀
章圖云右第三十九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善惡邪
正所趨之異

子辭達而已矣甲第曰云
辭非但辭命凡訓詁著述
皆是辭字是意已條暢明
盡非僅從簡約之謂如其
達也即長篇累牘亦不致
而已矣字要看見未達則
求達既達則不復有加也

○脉云辭兼明道之辭經世之詞○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辭字該得廣凡載籍之記述君命之出
納隣交之聘問皆辭也○文林貫旨云達是發其意已矣見不必更求富麗意○通義金仁山曰
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意圖云右第四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命辭之法
師冕見云云李南黎曰師冕之見蓋不以殘廢自棄而有慕於夫子之教者記者不記夫子所以
教師冕之言而特記其與
言之禮以于張只在此上
生疑問耳曰階者相之知
所升也曰席者相之知所
坐也曰其在斯某在斯者
相之知所應酬也

師樂云云人物考云師
冕魯樂師
冕名通義
云知春秋傳所記師後師
慧之類

師冕出云云脉云與師言
之是一句道數又是一句
問果道之當然與于張之
問是意其必出於道非疑
其非道○文林貫旨云道
與見有道存其間○李南
黎曰子張意以師冕既自
有相矣而夫子又為之歷
歷與言委曲周詳若有加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身能相為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者善於工言辭者故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瞻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者善於工言辭者故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瞻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

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受

曰其在斯某在斯見賢通反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大師皆以師各磬鍾笙鐃鞀箛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悉井察反

於常禮之外者故曰道欬
疑其於斯道當然之外如
一分也殊不知聖人有是
哀矜之念不容過於中則
即有是不容已之禮以相
之如是以而適盡吾心則亦
如是而適合於道而初非
作意為之而有加於斯道
之外也

子曰然固云云知新日錄
夏古汭曰固字好看蓋聖
人之於人亦盡其固然者
而非有所假也○徐岩泉
初問云聖人處處皆有道
理皆錄此心自然流出故
云相師之道也

子自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

士四人瞽瞍三百人瞽音示瞍音了明目也三百人
人眠瞍掌大師之縣音玄鍾磬之類凡樂事相瞽蓋

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熊氏曰道字要重看一事有二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冕見與

子見齊衰二意以為一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淡放而傳求庶有以得之

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已為去聲人

不悔解寡云二頁書
六禹謨篇

章圖云右第四十一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氣象
見於文際之時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
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悔解寡不宥無告
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南軒張氏曰道無往

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巳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瞍之道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見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

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督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督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終

季氏第十六 正義曰此章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發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集註此篇或云云通義金仁山曰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此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以

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息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所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通考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嘆魯也餘亦雜記

季氏將伐顓臾

季氏將伐顓臾 辨衡云將者欲然未然之詞○焦漪園曰此季氏不是桓子定公五年陽貨囚桓公冉有年十八未曾仕哀公十一年纔為季氏宰伐顓臾必是康子矣○存疑云季氏將伐顓臾一句是記者之詞因冉有季路見孔子之言而置此句於其首

集韻 頤史國名通義金仁

山曰頤史風姓大暉之後
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頤史
故城寰宇記在費縣西北
八十里故漢頤史縣開皇
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頤史
縣正觀元年省入費

魯附庸也邢疏王制云公
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
不合於天子附諸侯曰附
庸鄭註云小城曰附庸附
庸者以國事附大國未能
以其名通○說約云禮記

註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
國而達於天子曰附庸一
曰庸城也猶屬城也亦謂
之影國○蒙引云頤史魯
附庸也孟子註小國不定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而庸字無解今考庸字只有三解曰用

曰常曰用無訓通者此蓋取常義也謂以附為常也頤史附於魯也故曰魯附庸
再有季路云云存疑云二子以伐魯更告夫子亦是心有所不安以觀其意何如也○合象云以
事代伐字者是記者誅心之詞

春秋傳曰頤史風姓也實司大

頤史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頤史風姓也實司大

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頤史見賢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之衛

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貳甲大夫

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師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

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咎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咎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乎乎性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智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豎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云云蒙引云孔子以二子雖同仕季氏而求尤用事故獨責之曰求此事母乃爾之過與言必冉有為之謀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

論語十一

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問獨責求

夫顯更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其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大音

東蒙山名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

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

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顯也先王封顯於此山之下使主

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

天顯更昔云云燃犀解云昔者字不虛見祖制在也○文林貫旨云先王指成王言

集註東蒙山名通義金仁山曰寰宇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

細註孟子於班云云見萬章下篇

集註社稷猶云云蒙引云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

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通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黃氏紹曰太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語其詳直計古制以為言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芟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為新造之徐魯則於其間其能久乎社稷猶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

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里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交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貢予公。故孔子言顛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

再有曰夫子云云脉云欲字猶冷人言他要如此耳作要字看

孔子曰求周云云存疑云求周任有言一節是承冉求吾二臣者皆不欲包而言謂子既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能陳力則就其位不能則止而不就其位。揚明云陳力是布其匡救之力就列是可居人臣之位列不能是不能陳力止是不就列危則未至顛信持是安置之顛則已至踣困扶是振起之皆就相警說。通義程復心曰危未至於顛者故須持之使不至於顛顛則既踣矣故須扶而起之。
集註周任古之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此馬融之說○子姓篇云周任

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高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二

商太史一云周大夫未詳其出處蓋古之立言人也
○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侯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

且爾言云云脉云且爾言字不可放過謂一臣欲與不欲吾未暇論且就爾所云不欲者斯言亦過矣○存疑云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蒙引云龜亦寶也所以集註兕野牛也交州記謂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柙檻也章圖云檻圈也以裁虎兕

再有曰今云云存疑云是典求因夫子述責他言顧更之當伐以解已罪也故曰翰辭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再求此等見識全是個俗人其為季氏聚斂始不足惟○發明云冉有以取字換伐字其實正分解昔者先王數語其與謀於季氏其情已見於此矣○鼎商云不曰已憂而曰子孫憂總是翰詞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宋子曰相亦是之相亦是如此○雙峰饒氏曰冉有真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甲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楨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

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為鎧

柙檻也楨置也言在

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字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紀音不得不在其責也宋子曰虎

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楨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焉其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夫顧更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憂宋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

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

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顧更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淡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云云蒙引云求

君子疾夫句言此乃是君子之所疾也語意與是故惡夫優者同言季氏伐顛

其利而必為之辭言為字孫憂反謂彼為我害○舍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賤

謂曰謂貪其利○通義東嘉更氏曰或以舍曰欲之為應上文夫子欲之語又

峯笈之曰兩箇欲字文意不同上欲字是意欲之欲是說季氏之意自欲

今觀集註於後欲之字釋作貪其利則双峰之言信也○存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為之辭作二句讀方是言季氏之取顛更本是貪欲也

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取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漸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和睦矣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

雖寡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臣無所疑忌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脉云二患字從心裏說國家本無貧寡因患見貧寡患貧寡則不顧均安患不均不安則不患貧○鼎商李衷一云貧寡非府庫空虛人民稀少之謂如君得其十臣得其一見一之為貧寡必至侵奪其君之十而已此便不均均者安其分所當得也

論語十六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

欲之謂貪其利稱嚴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更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則反

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宋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

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雙峰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眾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無寡而後能安三

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

論語十六

六

天如是云云蒙引云夫如是
是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說○又云文德仁義是
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
類○揚明云遠人泛說勿
預顯更○存疑云顯更在
邦域之中曰遠人者顯更
別為附庸之國不屬季氏
亦為遠人也

今由與求云云達說云今
字對上聞字看遠人指顯
更不妨蓋不屬季氏便是
遠人也○蒙引云遠人不
服而不能來者不脩文德
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
者不脩內治也○孔安國
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
崩不可會聚曰離折○宜照解云分崩即大夫四分公室而有傾覆之危離折是家臣屢叛而有
割削之患

集註遠人謂顯更通義金
仁山曰遠人泛言他國下
文謀動于戈於邦內則顯
更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
視顯更為遠人爾史氏曰
前節遠人是泛指他國而
言此節遠人與下文動于
戈相應是指顯更而言明
矣顯更雖是魯之附庸而
自是一國以其自是一國
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
則曰邦內也
分崩離折謂云云蒙引云
分崩之中又離折也大夫
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
夫之患

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
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快

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

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

修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修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去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宜照解云分崩即大夫四分公室而有傾覆之危離折是家臣屢叛而有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併責之遠人謂顯更或曰顯更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峰饒氏曰遠人不

特遠夷中庸系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分崩

牆對顯更則蕭牆近顯更遠其為遠人可知

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力與陽貨囚季桓子及公父文

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已丑盟

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誦逐公父歐

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

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伐今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

而謀動云云脉云憂字正與必為子孫憂憂字相應

蕭牆明其近也憂不在遠而在近即今日之貧寡尚不能保况國富強乎哉

集註干楯也通義云純尹反楯也所以蔽扞也

戈戟也又云戟說逆反枝兵也

蕭牆屏也通義金仁山曰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棟可以通望內外如漢罪惡之類是也蕭牆之內言憂起於門屏之內也

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土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晉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人於謹陽關以叛

干楯也楯垂尹反兵也蕭牆屏音也問蕭牆宋

註云諸侯之屏內當有蕭敬之意未知是否○馮言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

上季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聲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

之妾也故君臣多間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

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

也洪氏曰三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

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

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豫章羅氏曰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王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興師之義而斥其附益強臣之罪也

○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通考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再求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以及人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求也為季氏聚斂冉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顛東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我之問喪祭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宰我言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之迂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疎於自治冉求之畫宰予之畫寢而於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為愛之之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一世希不失矣自

孔子曰天下云云存疑云侯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出也齊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作中軍季氏旅泰山皆變禮也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然事出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常者則可久事拂其常者不可久○文林貫貫云希是少意○揚明云失是喪其禮樂征伐之權陪臣指大夫家臣執是獨據之義○蒙引云自諸侯出者王柄下移也希不失者失其柄也○又曰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蓋禮樂征伐既出自諸侯大夫則禮樂征伐只為侯國之事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稱國命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

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

殺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太夫於天子家臣逆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先

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峰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

天下有道云云存疑云此因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而言也齊則政由田氏魯則政由三家○蒙引云政字只是國政也受之亦是禮樂征伐○又云或泛言賞罰號令若指定禮樂征伐則當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諸侯可見是國政無疑○圖解云政即禮樂征伐兼諸侯陪臣說

天下有道云云圖解云不議不訛其失政○甲第云不議亦指禮樂征伐○集註辨其口漢書四十九晁錯傳云箝口而不敢言矣○又表蓋傳云箝天下之口

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猶其廉其口使不敢言也

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扶植綱常而為儆戒僭亂之辭

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太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遠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于下而無所私議也○正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

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其欲維持各分挽今而返也○古與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建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呼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

孔子曰祿之云云存疑云祿去公室又曰政建大夫五言之也祿去公室五世政建大夫只四世是世數有不齊也○揚明云祿是賦稅去公室是不貢於公室盡皆入私家了○合喙云或云味故夫二字還作事之已然者看為長當定公時桓子已為陽虎所執矣此說再詳○又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本上章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來推之而知其當微也此句是夫子傷之辭

集註宣公文公庶子也

細註子卒杜預註云子在喪之稱

集註歷成襄昭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宣十八年襄仲之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公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子成公立十八年子昭公立二十一年子昭公立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遂于齊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定公立十五年薨○說約云魯公五世文公與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稠立卒弟定公立大夫四世季武子宿季悼子統季平子意知季植子斯○通義金仁山曰按宣公之薨季文字逐東門氏已得國政但以其忠故稱為賢大夫至襄五年季文子卒其子季孫宿繼是為武子十一年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襄二十二年季武子謀於臧武仲立統後為悼子悼子卒意如立是為平子昭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擇

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武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為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

見前章集註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雙峰饒氏曰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

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與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

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與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

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與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

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二年南麻欲出季氏不克
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
克遜于齊又如晉欲去季孫
孫不克薨于乾侯定五年
季平子卒季孫斯立是為
桓子陽虎囚桓子殺逐季
氏之臣七年陽虎御桓子
將墮之于齊師八年陽虎
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
圃而殺之季氏適孟氏以
免陽虎却公與武叔攻孟
氏弗克出奔白雲許氏曰
孔子時不植公室襄大夫
之家亦襄陪臣疆矣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扶植綱常而為儆戒僭亂之辭

論語十六

得為無 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

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 扶問 定今諸侯大夫

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或

田恒三晉何以不失 宋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
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
數殊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
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
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
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
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
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 南軒
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宜公賴襄仲以
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

孔子曰益者三友

益是有資于已損是有害
于已 王觀濤曰直是直
言無隱諛是誠一不二多
聞是博古通今 蒙引云
信實而無所欺偽者諒也
直與諒不同諒是朴實頭
無柔邪的人直者是曰是
非曰非面折人過失的人
○又云便佞便辟猶驕樂
宴樂便辟威儀上便習也
便佞口辭上便習也 存
疑云佞口才也便是口舌
利便夫子所謂利口是也
便佞者利口善言徒以口
舌動入全無聞見之實正
與多聞相反

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曰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壓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慶源輔氏曰此一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為一章爾 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祿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 洪氏曰前言于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道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樂

論語十六

集註友直則云云存疑云
友直則有過必相告故得
聞過友諒則誠信相與相
勸為善故進於誠友多聞
則聞見可以相資故進於
明便辭云云戰國策
卷四註云便順其所好辟
避其所惡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
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

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
聞者有所參計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之並所謂
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
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
耳

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胡氏曰便順
適也字書云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

也雙峰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
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

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並便辟者威儀
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
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譽
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

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矣朱子
且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

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長
謹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
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
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
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者直者有過
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日廣是三者反之
則使久常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
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

章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明取友得失之
幾

孔子曰益者三樂云云

明云樂是好樂以情言○黃葵峯曰樂謂心所喜好也情所鍾也節禮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也○蒙引云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在有不察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在有不察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皆至理所寓也

樂道人之善蒙引云樂道人之善則悅慕勉強之意新所謂見賢思齊者有之○存疑云人之善或考弟或忠信雖萬有不同皆是從天理上徹樂道者心在於善不覺兩心相投也云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多賢友此子賤所以得為君子○又云樂多賢友則直諫多聞之士集而過失日聞誠明日進矣其為益何如○存疑云樂多賢友是志切於進修故樂與賢者處冀相箴規切磨不知節不是小註峻宇雕牆之類也此侈肆是就他身上說言動驕恣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存疑云驕樂者以驕為樂者侈放縱蕩然於規矩之外正與節禮樂相反

游觀之類都不以進修為事欲心放肆善言無由入也○存疑云視入之善既如冰炭之相反而不相入而赧然有羞愧之心又恐其形已之短故惡言之樂佚遊與樂道人之善相反

樂宴樂蒙引云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如飲食聲色之類惟歌童舞女狎客之徒見親則君子日踈○存疑云宴樂者以宴為樂志溺於飲食聲色之類則惟與小人相狎狎不樂與士君子處故與樂多賢友相反

蒙引云禮樂有節而我云

恭柔則每事卑屈倨傲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入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益畧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

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

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

聞善宴樂則

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謂宴安耽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又與失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諫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取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志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易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是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

樂驕樂蒙引云驕樂者侈肆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樂佚遊蒙引云

文獻曰益者三樂

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
之節○微言王觀濤曰制
度屬禮聲容屬樂按其制
度而以身心循習之方謂
之節
侈肆而不知
云云蒙引云侈肆而不知
飾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
亡矣情慢而惡聞善則雖
看賢者亦不樂告以善道
矣淫蕩而狎小人則所謂
與不善人居久則與之俱
化矣是其損也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明好樂得失之
幾

孔子曰侍於云云存疑云或君子之問未及或有年長者在是言未及我也於是而言則謂之躁
躁急速也或君子之問及我或長者已對次當及我是言及我也於是而言則謂之隱隱藏也
言雖及我或長者顏色他在或有年長者在是言未及我也於是而言則謂之隱隱藏也
心惟善調其心者斯能定
其德當以心字為主○申
甫曰躁以氣言隱以心術
言聲以見識言○圖解云
鼓是借字心有所掩而不
兼照也

細註不亦君子乎見學而
篇
無君子莫云云見
孟子滕文公篇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論事上之禮而
見言語之節

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為善
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
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
自適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寡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
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峰饒氏曰
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
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
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
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侈如敲字雕牆之
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寡樂如飲食聲
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寡樂以寡為樂寡
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
禮者何可廢但不可
以是為樂而荒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
可不謹哉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
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瞽音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
章君子兼
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

特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
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
發○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
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
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
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
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
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汪

論語精義卷之六 論語精義卷之六 論語精義卷之六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云云

存疑云二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聖人特隨時指其甚者以示人耳○文林貫旨云戒是禁止預防意○

覺路沈我存曰色不專是女色凡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闔不專是爭鬪凡一切務欲上人皆闔也得亦不專是財利凡汲汲計功近利皆得也○知新日錄

湛甘泉云三戒持其志使無暴其氣也孟子之養氣之學其本諸此矣○蒙引云少之時弱冠前後也壯之時三十曰壯也老者五十血氣始衰以後也○又云人到老來變節亦是英氣已衰前日之精神瞽舞至是已倦而本然之俗心故態不覺至是早露矣○鼎商孫淮海曰三戒即是終身之憂心惟好仁是色戒心惟尚禮是闔戒心惟儉義是得戒

無血氣則無是形矣○又云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見在分屬說血無血氣則無是形矣○又云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見在分屬說血

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通義許白雲曰醫書以血為陰而行乎脈之中為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為陽而行乎脈之外為衛謂衛輔乎血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然心則主乎血而志為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二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於脈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脈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朱子曰人之血氣固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氣血衰極也不由他文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者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

意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

論語十六

十五

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意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聾可也○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聾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

於脈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脈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朱子曰人之血氣固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氣血衰極也不由他文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者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

意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

論語十六

十五

日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值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義與道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感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曰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鬪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云云蒙引云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付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之天也皆是畏天實事畏大人者以其爵位通顯齒德俱尊也敢不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懼也○存疑云畏天命猶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畏大人者爵位通顯齒德俱尊所當畏也畏聖言者格言至論所當畏也註云皆天命所當畏不必說大人天命所存聖言天命所發○揚明云畏是戒謹恐懼意聖言即典謨訓誥之類○合喙云天命當照監之天非天命之謂性之說也○臆見云天命之謂性即仁義禮智是也君子受天之命而常恐失墜故曰顧諟天之命所謂畏也大人德望隆重為一時師表者如夫子在春秋即當時之大人也外人目之曰鄉人之子東家之丘甚乃比之喪家之狗何其狎大人哉君子於大人師事之宗主之聖人之言載於易詩

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復峰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入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書之文者也聖人之教戒
昭然○焦漪園曰君子只
畏此二者二者之外毀譽
生死皆非所畏矣

集註 戒謹恐懼中庸語
知畏天命合象云註中知
字是對下小人不知看

小人不知云云文林貫
引云君子有三畏小人無
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所
謂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
凶都此也○甲第云相是藝慢意

集註 尹氏曰云云蒙引云尹氏註不知重在知上方謂小人不務修身誠也故不畏與本文
意小異故在圈外○燃犀解艾千子曰註中脩身誠也四字宜玩賞為畏之源頭蓋畏字有許多
工力非徒一念兢兢而已

章圖云右第八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存
心之異命以理之命於人
者言

細註 孟子謂說大人云云
見盡心下篇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

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

不畏之矣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宋子

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
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
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失戒謹
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
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
得伎自不
容不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

注氏曰尹氏此
說所以別大眾

人怵迫於利

害之畏也 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南軒
張氏

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
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主於
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
可畏而已小人不信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
畏不若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
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
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
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在也
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
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無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
也○厚齋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
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定解云若夫困而安之恬不事于學則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清明純粹之氣斯為下民矣全以氣質言困是窮而不通之意○游立軒說答云此章還王人昂言若王氣質言非聖人所以激發學者之意朱子小註可見

畏本平說上二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二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論人品而致儆戒之辭

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贍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與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太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窄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
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
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
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
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
爾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
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
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
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耳是
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
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
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
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雙峰饒氏曰坐
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
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因是窮
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

孔子曰君子有九云云存疑云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三教行恕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視思明也目之所接之
物為所視哉天地萬物之理治亂興衰之故皆所視或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而視失其
明矣思明者正欲去蔽而求得其理也聽思聰也豈但
人言之接耳目者為聽哉
師友之相教告臣子之所
陳論以至薦義狂夫之所
獻納凡入於耳者皆聽也
或以氣稟私欲壅之則不
得其理而聽失其聰矣思
聰者正欲去其壅而求得
其理也○視思明聰思聰
二件雖列於九思却是大
綱故列於首二者失職其
餘皆苟矣故書只言視遠
惟明聰德惟聰○色思溫
所謂其溫如毛也貌思恭
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
言思忠心口如一也事思
敬凡事主一無適也疑思
問必解其疑也忿思難必

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
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
雲峰胡氏曰以聖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
下矣而聖人下以品之下者遠絕之但曰困而不學
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
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此章示人以思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思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
見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
見形旬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苦思難則
忿必懲思義則得不吝

宋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
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

免其難也。程子曰：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是難也。見得思義，臨財無苟得也。九思各專其一事，當一件事則思一件事也。然此尚是動時工夫。靜時工夫則未之及。○蒙引云：視思明，便非禮分視也。非禮而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矣。聽思聰，即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也。視聽聰明，主理而言，不是泛泛聰明看。○衍明云：九思內處色待入應，士接物皆盡之矣。○困學紀聞云：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其錫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在，目陰符經心生，干物死于物，机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亦此意也。

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事，問各專其一事是主一之義。曰然。○雲峰胡氏曰：專其一事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矣。此之謂思誠。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雖有不存云云。子盡心下篇云：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章圖云：右第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言及身脩省之學。

成熟便會無此字，滲漏。○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息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方矣。○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事，然隨其所適，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適，而思矣。○雙峰饒氏曰：九者之日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

論語精義

孔子曰見善云云蒙引云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存疑云見善如追亡不及然必欲得之也見惡如探湯然恐加乎其身也○宜照解云如不及者盡力追趕必欲得之○燃岸解云如不及是見賢求齊意如探湯有不使加身意如湯左滌不敢深指○甲第云其人其語俱指見善如不及二句

集註真知云云

視聽向前其次則有容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息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息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巳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

慶源輔氏云云蒙引云輔氏小註不好

隱居以求云云脉云隱居非謂隱逸不出蓋身未用世方潛而處也行義即所謂仕行其義○蒙引云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也上文見善不及見惡探湯皆是求志之事求其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已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存疑云行義是行君臣之義即出仕也對隱居說

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兩句皆古語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

亦庶乎此存疑云程子謂顏子優於湯武伊尹太公想未能過之註云顏子亦庶乎此抑揚不無輕重太過小註各或問當玩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業俱全之人

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形向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日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日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亡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日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

齊景公有云云微言王公直云夷齊可以存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享國雖久奉已而已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有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也則孔子之所深取夷齊者但指其辭國之一節耳若日取其不食周粟而餓於首陽且餓以死則本文所無也○知新日錄尤西川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讓國不在貧苦終身也非饑餓而死也○莊子史記書餓死非知於夷齊者○分類杜詩註云絕粒日餓亦不食祿日餓若白伯夷叔齊餓首陽之山而采薇食也正此義也不食周祿也○煥犀解云夷齊本餓死於首陽乃去死字而止云餓蓋到于今稱之夷齊未曾死也○蒙引云民到于今稱之稱其高節也高節者正以讓大利而不取也舍富貴而甘貧賤也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日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日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新安陳氏日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善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有見與未見之分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集註首陽山名圖史合攷
十三州志云雷首山一名
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
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俗
謂之夷齊墓○詩經大全
劉安成曰集傳以首為山
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
曰趙宣子田乎首山然此
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
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
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
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
山自山南而高則又獨得
首陽之稱乎

其斯之謂與揚明葛吧瞻
曰程子以誠不二句當移
置其斯之謂與上但篇章
相隔甚遠安知其從此脫
去恐非闕疑之旨據愚見
其之謂與自可解釋觀齊景公上無子曰二字分明與上合為一章乃引夷齊以証求志達道者
先從見善兩句說起他潔身誠得然只了自已未足為難故謂所見與所聞相合若隱居求志行
義達道是以一身之潔而培植宇宙間莫大綱常乃為難得故謂所見未能如其所聞以夷齊合

看隱居是隱於首陽求志是返求其志而寄慨於神農虞夏之歸即不降其志者行義是行其冠
地履不可倒置之義達道是直達其所守之道寧其餓死而不移即叩馬之諫大公亦以義士且
之可見下引景公之富而無稱以形起夷齊之餓而有述惟夷齊至今見稱所以這言語夫子得
聞然世多齊景之湮沒而
能為夷齊者寥寥故未見
其人也其斯之謂與即指
求志達道正與上文恰相
呼應
陳充問云云對曰未云云
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富是
言有馬千駟異是言餓于
首陽古人取詩斷章不必
用詩之本指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專論貧富而
自事勢輕重之等又曰富
不足種名節可稱
蒙引云兩獨立字有意言
獨立時宜異聞也而所聞
者竟無異○焦漪園曰夫
子嘗獨立他日又獨立獨
字正見無異聞也蓋獨立

擊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
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各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各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厚齋馬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益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于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也
朱子論行之所與故兼稱叔齊也

陳充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九音

允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此章見聖人太公之心

之時群弟子皆不在側若有異教便當此時聞之而所聞者亦不過如此則無異聞可知矣他日又獨立前時若未及教者他日宜教之而所聞者亦不過如此則終無異聞可知者矣○文林貫旨云庭是孔子獨立之所退是退於庭○燃犀解云當前地曰庭趨疾行也所尊在上過之必趨不敢翔行也

他日又獨立云云正義云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文林貫旨云立以執守言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訥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通考勿軒熊氏曰興觀羣怨召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大而民彝世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聞斯二者蒙引云伯魚之

然陳亢辭氣儘好不忝為聖人之子矣○又云學詩學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之訓亦然○定解云無異聞非指詩禮為無異聞也蓋學詩而止于言學禮而止于立非有加於詩禮矣此乃其所以為無異聞耳聞此二者亦指言與立兩作言此外別無指授也

陳亢退云云存疑云夫子固不私其子亦未嘗遠其子陳亢始以私子疑終又謂遠其子始終以私意窺聖人陋哉陳亢之見也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名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高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

其子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

以私已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問伯魚之說而

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味忘而以為聖

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

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觀

之則亦可以有警云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

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

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以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

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

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

魚之有與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

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

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

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為

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問陳亢謂聖人遠

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

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問伯魚聖人

之子陳亢意其有與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

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

使其有曾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一以遠

其子則是有心於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之恩

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天資穎悟即飲食起

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

隱乎爾曾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

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

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

與教門人一耳興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

論語卷之六

十五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立教之法

邦君之妻知新日錄焦漪
園曰當時嫡妾不正稱號
不審以妾為夫人如春秋
所書風氏羸氏之類是也
夫子有正名定分之志故
以古禮示人○淺說云夫
婦人倫之始閨門萬化之
大元邦君之妻又非常人
比者其於稱謂之際豈可
苟焉而已哉故君稱之曰
夫人言其與已敵體也夫
人自稱曰小童謙言不敢
與君敵體也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
治者也稱諸異邦曰寡小
君言其寡德而恭為小君以
治內者也異邦人稱之亦曰
君夫人亦以其能相君以主
內治者也○蒙引云此章亦
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
是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
法耳必有為而言○又曰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
人也此君字與小國之君同
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
君

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論語言文學詩學禮學道所學何先
文者載道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則學道在其中
文者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故學文則道在其中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
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啓伯魚之學也
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然理一也而學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弟子之職則教之行有餘力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庭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讀者詳之

王后者正是此義○燃犀解云君夫人君字即小君王內之義不是云君之夫人○邢昺疏云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扶成人君之德云云又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通義金仁山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左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司之上而比於繼體之君矣

○蒙引云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是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為而言○又曰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國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

王后者正是此義○燃犀解云君夫人君字即小君王內之義不是云君之夫人○邢昺疏云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扶成人君之德云云又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通義金仁山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左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司之上而比於繼體之君矣

○蒙引云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是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為而言○又曰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國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疑義

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各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覽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

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各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覽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

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各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覽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

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二十六

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食夫人亦出故
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
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
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
一且矣以至嬖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
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
公之篇未嘗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
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各實稱矣○陳
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
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
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
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選不正稱號不審必未
子嘗言古禮
如此故記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終

